

南侨机工
追忆



几位身穿制服的南侨机工在一排大型运输卡车前留影。

滇缅公路路况极差，货车经常遭遇事故。

南侨机工驾驶货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。

滇缅公路是一条紧急抢修的简易公路，地势险恶，路况极差。

在海口市海甸河入海口处，南北横架着一座桥，建于世纪之交，以“世纪”命名，寓意连接着历史与未来。在世纪大桥的东南侧，矗立着一座雕像——两名南侨机工手持扳手和摇把，背靠祖国、面朝南洋，仿佛凝视着历史与未来。

南侨机工，全称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”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3200多名华侨汽车司机及修理技术人员从南洋各地回国参与抗战，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，用生命打通“抗战输血线”。

2022年10月29日上午8时4分，世上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世，享年96岁。至此，南侨机工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记忆。

在3200多名南侨机工群体中，有800多名是海南籍华侨（以下简称琼侨机工）。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高度评价琼侨机工：“海南地方不大嘛，但参加（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）的人数多，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，是最爱国的，是最革命的。”

800多名琼侨机工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？那是一段怎样的征程？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段80多年前的烽烟往事，最坚固的石头上留下的弹痕也渐渐抹平，然而，南侨机工感天撼地的英雄气概、爱国情怀，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，依然锃亮。

国难当头 一呼百应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硝烟弥漫中华大地。

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，抗日前线的军火及军用物资出现严重供应短缺。为了在夹缝中辟出生存之路，抢运军需物资，国民政府决定打通滇缅公路这一唯一通道，并授命云南省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组织20万民工奋战近一年时间，修建了滇缅公路。

1938年8月，滇缅公路建成。这条1146公里长的公路成了维系中国和东南亚两大战区的纽带，承担起运输军用物资的重任。大量军用物资的运输，亟需大量的司机和维修人员，但当时国内紧缺这方面人才，怎么办？政府把目光投向海外。

彼时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陈嘉庚，商请其在南洋代招募华侨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。

急国家之所急、应国家之所需。陈嘉庚于1939年2月7日发布《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》，并在报刊上刊登通告，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，共赴国难。

“一、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；二、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，持有当地（侨居地）汽车驾驶执照者；三、略识中文，略会讲普通话，无不良嗜好……”机工招募条件一经发出，南洋各地华侨一呼百应，短短6个月，就有5000多人报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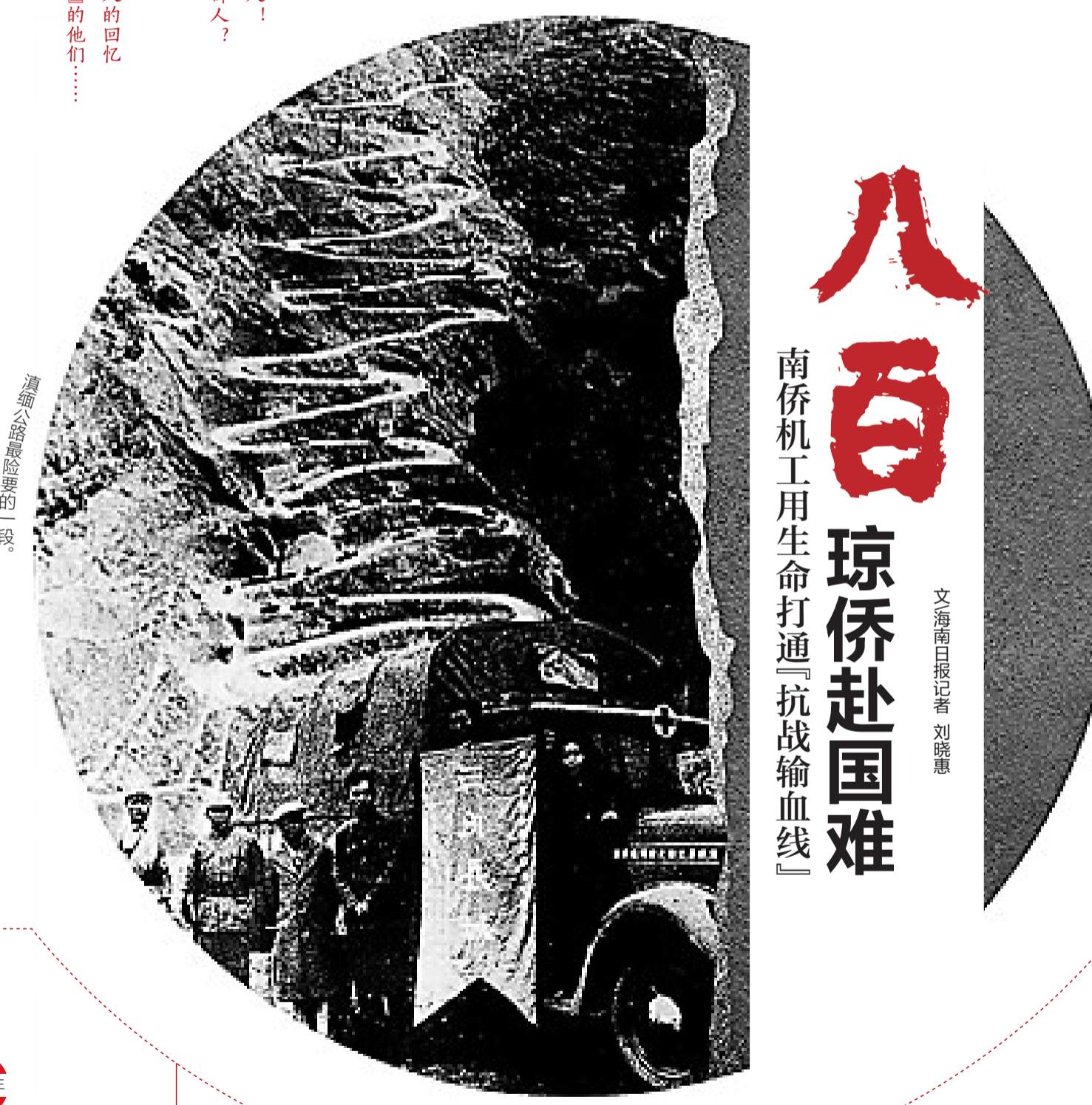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青年不会开车，便想方设法、临时磨刀学习驾驶。南侨机工王云峰是海南琼海人，1936年，他20岁时到新加坡谋生。为了应召回国参战，他与几个好友凑了一笔钱，合租了一辆小面包车，又请来教练争分夺秒学习驾驶。经过几个月的练习终于拿到驾驶证，得以报名参与机工招募。

有的青年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，果断报名参战。在新加坡一家英国公司任工程师的王文松是海南万宁人，当时他已是当地富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。但一听到南侨总会的号召，他自愿放弃优厚待遇和舒适生活，告别老母亲和妻孩，还带动一批海南老乡，自备全套设备回国效力。

有的青年选择与热恋中的爱人分手，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；有的年仅十七八，却虚报年龄只为符合报名条件；有的改名换姓瞒着家里秘密回国；有的女扮男装做当代“花木兰”……

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、修理工，也有富家子弟、工程师、大学生等，这群热血青年怀揣着爱国救国之心，决然迎着枪林弹雨而去，他们把祖国高于生命的信仰注入灵魂，从那一刻起，西南险要的山川不再是阻挡他们的天堑，每一条河流都为他们呐喊，每一座山谷都铭刻他们的名字。

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！
他们到那是怎样的一群人？
在那段艰苦岁月，
他们又经历了什么？
让我们通过档案和后人回忆
一起来认识「向死而生」的他们……



滇缅公路最险要的一段。

八百
琼侨赴国难
南侨机工用生命打通「抗战输血线」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晓惠

编者按

告别南洋 奔赴火线

招募工作得到南洋爱国侨团及华侨的热烈响应，经过筛选，正式选出3200余名南侨机工，其中800多人是海南籍华侨。

“浴血奋战滇缅战场上的八百琼侨，就是耸立在祖国大地上的八百座丰碑。”省侨联原巡视员邢福孝说，海南是中国著名侨乡之一，琼侨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。

1939年，从南洋的春天出发，一支队伍开启了用鲜血写就的史诗般征程。启程回国时，港口和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侨胞，他们中有步履蹒跚的老父亲来送儿子，有穿着嫁衣的新婚妻子来送丈夫，还有的机工含泪吻别襁褓中的孩子……他们知道，此行告别南洋，即将踏上火线，这最后温存可能就是永别。

800多名琼籍南侨机工先后分9批到云南，经过短暂集训后，马上投入繁忙的培训技工、抢修安装汽车、抢运抗战物资等工作。

滇缅公路是为抢运军需物资在短时间内修筑起来的路，路况极差，与其说是公路，不如说是土路。走这条路要越过高大的横断山脉，一路穿过云岭、怒山、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，跨过澜沧江、怒江等湍急河流。狭窄的路面多在陡坡峭岩上，头顶青云蓝天，脚下万丈深渊，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。

南侨机工回忆当年在滇缅公路上开车的情景，总说：“真好比走钢丝！”“人人都要当一回‘亡命徒’！”

琼侨机工罗杰曾回忆，一次他们刚参加完集训，就被派去执行新任务，有一辆车上坐着他24位战友，当行车至一处高峻的山岭时，车辆不慎翻入江中，全车24名战友无一幸存。

然而，“行路难”只是滇缅公路上的险关之一。在这条路上行车，人人都必须闯四关：一是险路关，沿途密布悬崖、峭壁、陡坡、急弯、深谷，摔下山崖，连尸体都难找；二是雨季关，滇缅公路突击建成，路基未稳，西南多雨，一遇雨天行车犹如老牛拖犁；三是瘴疟关，滇西至缅北一带，素有“烟瘴之地”之称，毒蚊猖獗，恶疟流行，据1941年《新华日报》报道“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”；四是轰炸关，日寇为了封锁滇缅公路，时常派飞机轰炸、空袭。

重重难关，挡不住南侨机工。他们前仆后继，用生命来维系整个滇缅公路的运输。

《华侨先锋》第2卷第9期记载，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水平以上，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“神行太保”。

天堑险途 机工无畏

据资料记载，在担负抗日军用物资运输任务中，1000多名南侨机工因战火、车祸和疾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其中包括400多名琼侨机工。

琼侨机工罗开定是印尼华侨，回国后在华侨先锋队大队任司机，驾车来往于滇缅公路上运送军用物资。有一天，为了赶运军火到前线，他深更半夜一个人开车翻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。当车行驶到半山腰，突然暴雨倾注，一棵大树被狂风连根拔起，正好砸到车辆驾驶室。罗开定受了重伤，扑在方向盘上动弹不得。但他此时还惦记着满满一车军用物资，便忍着剧痛伸手不断按喇叭呼救，附近的景颇族老乡闻声赶到现场时，罗开定已英勇殉职。

在滇缅公路上，许多南侨机工都目睹了伙伴死亡的惨状，亲手埋葬了他们后，又继续带着他们未尽的遗愿和信仰踏上征程。

事实上，最难的时期是1940年10月后，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，敌军的炮火带走了许多年轻的生命。

琼侨机工王声椿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第九批南侨机工，有一次他驾车从友谊关出发，途中遭到日寇机枪扫射。在枪林弹雨中，王声椿左小腿被打断，鲜血直流，他忍着剧痛从工具箱中拿出榔头，把榔头紧紧绑在腿根部，起到固定腿部的作用，硬是把车开回驻地。虽然从死神手里捡回一条命，但他也从此变成了“瘸子”。

一个陈姓的琼侨机工，在保山路段，所驾驶的车辆被日机击中，他的头颅被炸飞，但他的身子仍稳稳地坐在驾驶座位上，双手仍紧紧地握住方向盘……

硝烟和枪声，鲜血和眼泪，信仰和生命，统统刻进这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。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，1000多名年轻的南侨机工长眠于此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南侨机工，一半回到南洋，一半留在祖国，继续为了红色的信仰行进。

青山依旧，斜阳几度。走过烽火的岁月，望着来时的方向，南侨机工对家园的守望，今日，我们已在和平盛世中抵达。精神的火炬，依然在路的前方。■



大型舞剧《南侨机工》剧照。中新社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

在马来西亚檳城的升旗山山麓的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前，有一辆车牌号为“滇缅1939”的铜制货车。

南侨机工事记时间轴

1937年

● 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中国全面抗战开始。

1938年

● 1月，滇缅公路开始动工修筑。
● 8月，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建成试通车，全长959.4公里。

1939年

● 1月10日，滇缅公路正式宣布全线通车。
● 2月7日，南侨总会发布第六号通告：征募汽车维修驾驶人员回国服务。
● 2月18日至8月14日，前后3200余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。

1940年

● 7月18日，英国执行绥靖政策，关闭了滇缅公路的缅甸段通道。
● 10月18日，滇缅公路重新开放。开放后，日机无数次对滇缅公路进行轰炸。

1942年

● 1月14日，中国国民政府令第五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。南侨机工奉命运送远征军入缅。
● 3月8日，日军占领仰光。
● 4月30日，滇缅公路缅甸境内段终点站腊戍沦陷。
● 5月3日，日寇攻入云南国门畹町，并沿着滇缅公路长驱直入。
● 5月5日，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惠通桥。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惠通桥，将日军阻止在怒江西岸，滇缅公路断绝。

1943年

● 200多名南侨机工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。

1945年

● 1月4日，中国军队攻克畹町，收复滇西失地，打通滇缅公路。
● 8月15日，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1946年

● 10月至11月，南侨机工复员南返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陆续有1000多人辗转返回南洋，约占南侨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至此，3200多名南侨机工顺利完成回国参加抗战的历史使命。

文字/刘晓惠 制图/陈海冰